



顏元

顏頡剛

——近代大思想家傳略之五——

一個人因為環境惡劣，不經心染了不良的習慣，照例是很難改過來的。即使他曉得自己的所爲不對，想改過，假如他不是一個非常有魄力的人，也是不容易做到的。但一個真有魄力的人，他真能改過，改過後的他，往往會比從未染有惡習的人更好。不過他有時因為矯枉過正，又產生些特別脾氣出來。顏習齋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

顏習齋名元，字渾然，習齋是他的號。他生於明思宗崇禎八年（公元一六三五），流寇攻陷鳳陽，焚劫皇陵那一年。那時正當明的衰世（九年後明亡），滿洲兵不斷的入寇，深入國境，節節進迫，兵連禍結，民窮財盡；又不幸連年饑荒，民不聊生，流寇因而四起。社會紛亂到極點，無人不滾入漩渦，習齋一家當然也受影響。據說習齋的太太，小時也曾在亂離中走失，九死一生，輾轉落於蠡縣人張宏文之手。宏文在野外把她領來，可憐她幼小無依，認她做女兒，把她許聘給習齋。習齋雖不像他的太太這樣不幸，但生在亡國之際，不做國民做「遺少」，這滋味總是不好受的。

習齋的父親名昶，是個身壯力強，性情朴厚的人。昶本來是博野縣北楊村人，因做了蠡縣劉村朱翁九祚的養子，改姓朱，爲蠡縣人。朱翁很有才智，年青時做過小官，能得上司的贊許。朱翁的太太劉氏無子，擇昶爲嗣。昶娶婦王氏，生兩子，長子便是習齋。齋生後幾個月，母患乳瘡，乳不夠吃。祖母劉氏抱齋乞乳於鄰婦，鄰婦不給，劉氏只得和朱翁輪流着嚼爛棗肉、胡麻、薄餅來餵習齋。因此他長大時，也沒有因小時營養不良，影響到發育。他身長五尺，額豐鼻大，兩耳珠垂，面方而腴，少年紅白色，晚年蒼赤隱白，雙眼黑白分明，中年雖曾因瘡患盲了左眼，但驟然看來，眼睛像完好的一樣。

習齋四歲那年，他的父親昶因爲不得繼父朱翁的歡心，有志出走，恰好關東兵到，他便從軍到關東去。他事前不敢洩漏消息，出走的前夕，才像謎一般對他的太太王氏說道：「從前有人因爲不得父親的歡心，決意自殺，刺了兩刀還不死，很失望的出家剃度爲僧。後來他的兩個兒子都做了大官，他們四處訪求得父親，請他回家，他不肯，也不受誥封。我今兒也是不得父親的歡心，要家要兒子幹什麼呢？」王氏不懂得他的意思，勸解無人，昶志遂決，從此一去音訊斷絕。

父親失蹤不久，習齋弟死，祖父娶妾楊氏，家庭當然更非易處，故母親王氏棄子改嫁。好在習齋小時，祖父待他還好。到了八歲，祖父便送他出就外傳，受業於吳洞雲之門。洞雲是一個奇士，他能騎射擊劍。他看見國家交瘁於外侮與流寇之難，潛心學戰救國，不想對當局條陳攻守事宜，不蒙見用，只得自隱於醫。洞雲又長於術數，習齋跟他學了五年，受他的影響不少。

習齋是個天性敦厚，感情熱烈的孩子，不幸生在這樣一個慘淡寡恩的家庭裏，他因此成了兩重人格：一方面存心向善，一方面卻又任情放蕩。祖父給他錢買零食，他寧可拿去買筆用。他在吳洞雲那

裏讀書的時候，洞雲納一個丫頭做妾，生了一個兒子。洞雲的太太不高興，把新生的孩子丟在馬槽裏。習齋看見很是不忍，他不怕得罪師母，悄悄地提起孩子，連血胞抱回家裏，請祖母奶他。師母發覺，非常生氣，捶打那丫頭，丫頭受不了，逃到朱家來。朱家替他講人情，結果洞雲夫妻答應收回這棄了的孩子。但師母還是恨習齋，他從此不能再跟洞雲讀書。習齋有一天看見一本斥奸書，才知道明末太監魏忠賢的禍國殃民的故事，忿忿了好幾天，恨自己未曾親手把他殺掉。習齋十六歲那年，祖父要爲他賄買一個秀才，他大哭不食，竭力反對道：「我寧可做一個真白丁，不願做一個假秀才。」祖父沒法，只得由他。他好善的性格如此。

習齋迷信仙術，練仙法，不近女色，娶了太太也不肯和她同居。後來知道仙不可學，一時心無所主，竟一變而爲好色，習染輕薄，墮落了三年。他放蕩的性格又如此，到了十九歲那年，他跟賈襲什讀書，才把這浪漫的態度改變過來，在路上看見妓女，也正色不顧。

那一年，朱翁因打官司事逃開了，留習齋獨當一切困難，他作文反加倍進步起來。襲什看見，很喜歡的說道：「此子患難不能亂，一定不是一個平常人！」從此習齋發奮做人，學行俱猛進。他便在這一年考上了一名真秀才。

官司打完後，家也窮了，沒法再住在城裏，奉祖父搬到鄉下住去。祖父年老了，家用完全由習齋負責。他力耕養家，過着很清苦的生活。白天做農工，晚上讀史書與兵書，有時因爲研究戰守機宜，終夜不睡。但健康與學問，都是他看重的，這樣日子過得多，他怕勞傷了身子，有些憂慮。往往書讀到夜深，躊躇了許久，先吹滅了燭，才慢慢放下書卷。他不願把他的寶貴精神消磨於無用的八股文裏，決放棄舉業。

雖入文社，應歲考，不過博老親的歡心罷了。

朱翁是很看重科名的，他也曾因為習齋打算不應秋試，發怒不食三日。習齋不知道什麼緣故，請問三次，朱翁還是不理。最後習齋認罪哀求，朱翁才開口罵他道：「你把身家丟棄了嗎？」他才知道祖父的意思，以後每逢考試，都要出來敷衍。

習齋看見只靠耕田，不足以供甘旨，就改學醫，並設家塾授徒。同時他以化人於道爲己任。他像其他的儒者一樣，認孝弟是情感，也是道德。說教時，常常借情感激勵道德，借道德激勵情感，來勉人孝弟。這裏有一個具體的例子：習齋住在白塔寺，有一天看見一個叫做無退的和尙。無退大誇佛道，習齋道：「只有一件不好。」無退道：「什麼不好？」習齋道：「可恨不許有一個婦人。」無退驚道：「有一個婦人，還講什麼道？」習齋道：「沒有一個婦人，還講什麼道？」當日釋迦的父親，有一個婦人人生釋迦，才有你的教。無退的父親，有一個婦人人生無退，今日才有無退和我這一談。如果釋迦的父親和無退的父親沒有一個婦人，連釋迦、無退也沒有，今世那裏又會有佛教？白塔寺上那裏又會有這一次談話？」無退默然點頭。第二天無退再來，習齋迎接他，對他說道：「無退參禪悟道，幹嗎連日偷出禪關？」無退道：「和尚的削髮師即生父母，參禪師即業師。現在憫衆寺和尙，是我的削髮師，他快要歸西，因為太窮無力置葬具，所以我盡力替他捐募來送他的終。」習齋道：「我知道你許久不募緣，現在你竟爲你的『即生父母』破戒，這還不是孝親的意思嗎？」無退不能不承認道：「是呀。」無退是紹興人，習齋因而問他道：「紹興有父母嗎？」無退道：「沒有。」習齋道：「有墓嗎？」無退道：「有。」習齋道：「有誰拜掃呢？」無退道：「有阿兄。」習齋道：「即生父母，還多一個『即』字，便破戒來盡孝。對真父母該怎樣呢？今兒你

把墓放棄在幾千里外而不省，把阿兄放棄在幾千里外而不弟，此時不該想想嗎？」無退低下頭流淚，長嘆道：「到了這樣田地，有什麼辦法！」習齋道：「還未晚呢，你現在正年青，回鄉實行孝弟，有什麼困難？」無退受感極深，走後便南下回鄉。

習齋是一個言行相顧的人，能教人孝弟，自己也真能孝弟。祖父疼愛妾所生子晃，父子倆常常囉唆習齋，他總是逆來順受。他不知道他的父親不是朱家子，不過以為祖父溺愛少子罷了。祖父要他分居，他只得奉着祖母別居東舍，盡把南王滑村民田讓給晃。習齋一點也不怨他的祖父，只怪自己不懂得事親，到了東舍，自怨自艾，每食必下淚，三個月不能吃一頓飽。但還天天勉為歡笑，到西舍照常服事祖父。祖母染病，他痛哭禱告，求天假壽。祖母病死，他代父親承重，居喪盡哀盡禮過分的疲勞與悲傷把他磨出大病來。朱家有一個老翁，可憐他，找一個機會悄悄地告訴他道：「唉！你就是悲哀死，也不過是自死罷了！你祖母從未懷過孕，那裏有你的父親！你的父親是從異姓乞養來的！」習齋聽見這話很驚奇，忙走去問他那改嫁的母親，才知道這是真事，才略減哀情。那時習齋已經三十四歲，在家裏還得不到家人重視，叔父晃又挑撥祖父驅逐他，習齋要求自己出錢在臨東村買一所房子住，祖父志在斥逐他，也便答應他了。過了兩年，也許朱翁感念孫兒的孝義，讓習齋迎他到臨東奉養。習齋完全按照侍奉祖父的禮儀來侍奉朱翁，並不因為他的父親不是朱氏子而稍減禮和愛。他一直等到朱翁死後，才易姓歸宗，稱朱翁夫婦做「恩祖父」和「恩祖母」。

習齋從少立品便知道憶念父親，他常常悲不自勝，望着東北叩頭，痛哭失聲。他早就有志到遼東尋父，但因為要服侍恩祖父不能成行。等到朱翁死後，習齋歸了宗，不幸又遇着吳三桂的事變，塞外騷

勸，遼東戒嚴不能去。後來他又因爲自己年長無子，要爲父親立一血嗣。等了幾年，習齋已經五十歲了，他急不及待，便隻身起行，到遼東尋父去。習齋自誓，如果在遼東找不着父親，他決到烏喇船廠各處去找，倘還找不着，決到蒙古各部落去找，還是找不着，則四處找去，非找着父親不歸。他的旅費，全靠行醫賣卜，和親友的一些拜儀。他刻了許多尋父報帖，貼在所過的地方，遇着人便流淚跪求，請人替他傳布報帖。經過了許多艱難，才在瀋陽遇着他的異母妹，知道父親已死，只得痛哭，依新喪禮成服，跋涉幾千里，背父骨回鄉歸葬。當時的人，都稱他做孝子。

習齋學無師承，大都由自己力學體驗得來。他少遭家國之難，又曾習染惡行，學問當然談不到。到了十九歲那年，他才確能立品，有志爲人（所謂爲人即希聖希賢）。當時他的家剛在衰落，他新負起家庭的責任，力耕孝親，勞力的時候多，讀書的時間少，生活簡單，沒空深思，以爲能盡力不墮落貪污便是人了。二十一歲開始讀通鑑，眼界大開，以爲能博通古今，曉興廢，識邪正，便是人了。同里彭翁九如看見習齋好學，華陸王要誥給他看。習齋看過後，很受感動，以爲聖人之道就在這裏，學得像陸九淵王守仁便是人了，於是努力學他們。廿五六歲得見理大全，以爲聖人之道又在這裏，學得如周（敦頤）程（頤頤）張（載）朱（熹）便是人了，於是又努力學他們。在家設孔子位，前題明道諸儒，按禮敬拜，每日靜坐八九次；有人譏笑，他也不管。祖母死，習齋居喪，全按文公家禮服膺宋儒，無微不至。後來習齋再細心研究宋儒理學，才發覺宋儒的論性不合孟子本旨；宋儒的爲學不是周孔舊道。習齋有心繼周孔絕學，慨然以道自任，奮志勵行，盡力學習，改稱他的齋做習齋，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。督促着門弟子實行孝弟忠信，日習禮樂射御書數，講究兵農和其他世務，準備出爲世用。他也曾對人說道：

「如果天不廢棄我，將以七字富天下：墾荒，均田，興水利；以六字強天下：人皆兵，官皆將；以九字安天下：舉人材，正大經，興禮樂。」可惜他這樣熱心做事的人，不但沒機會大用，也沒機會小用，大概是因為在異民族壓迫之下，能人好人不容易抬頭罷？中國積弱，這就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嗎？

關於修養，內外功夫，習齋都顧到的。他一方面注意勘心，一方面重視禮的形式。他的勘心方法是：定了日記，每時做考查內心的工作。心如在（在，是明正無欺的意思。他有時稱「在」為「自懷」，「懷」是「欺」之對），便記一個○號；心如不在，便記一個●號。兩念相較，「在」勝則白多黑少，「不在」勝，則黑多白少；相等，則黑白平均。多一言，便記○號；過了五言，便記×號；忿一分，便記○號。過五分，便記×號。號裏有×，表示邪妄。

習齋是非常講禮的，一舉一動都要循規蹈矩。他有一定常儀：每日清晨起來，親自掃祠堂宅院，在神位尊親前各作一揖；即日出門必告別，回家必告歸。離家過宿，再拜；過十天，四拜；每月初一、十五和節令，四拜。早晚問安，替尊親取送溺器、臉盆、手巾等。尊親吃飯，必定親身悲恭敬敬的侍候；應對承使，必定柔聲下氣。自己獨居，也要謹慎行藏，常常懷着敬意，像在接見大賓一樣。看見箴銘，馬上拱手起敬，像受老師教訓一樣。非穿好衣冠端坐着是不看書的，非做農工之事是不除禮服的。出外經過墳墓祠堂（照墓淫祠不理）和可憐可敬的人，都對着行禮。言語行動思想，都循着正軌。有時稍有過犯，一發覺，便跑到孔子位前，自己罰跪認罪。習齋這樣講禮，從我們今日看來，實在有些麻煩，就是當時也有許多人反對他。但他是把禮儀看成天大的意義（差不多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，都全靠牠）才這樣幹，不是故意矯情來沽名釣譽的。

習齋反對宋明儒者之空談心性，主張躬行實踐。他好動惡靜，好勞惡逸。相信聖人可學而至，但非力行不為功。他認為聖人是肯做工夫的庸人，庸人是不肯做工夫的聖人。有人說堯舜是任其自然，習齋反對，說：「堯舜只是終身兢兢業業，譬如鳶飛戾天，倘一斂翅，便從雲際墜下。」根據他素所主張，他贊成學專，不強記，積學待悟，求實得要。

習齋力學至死，死於清康熙四十三年（一七〇三），享壽七十。遺囑子孫以「齋」為門人公聚學習之所。門人因懸扁額，稱為習齋學舍，設顏習齋先生神位於習齋，以寄思慕，且便敬禮。門人李塨等作文哭習齋，稱他的力行為當世第一人，又稱他的倡明聖學為秦後第一人。

● 存性編，明原孟子之言性善，排斥宋儒之言氣質不善。在學編大要是說學是士的事，學幹為「明德」，「親民」。周官取士以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六德；孝、友、睦、任、卹六行；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六藝。孔門教人以禮、樂、兵、農，心意身世，一致加功，便是正學。存性編主張復古，法三代。存人編排斥異端，大都是對佛教而言。

● 「某欲其子從學，託人言於先生。先生曰：『吾之所學者禮。其子從吾游，則其家必設祠堂，家長率家室朝覲為禮，子必拜父，父必拜祖，度能之，則來。』」人曰：「但學中靈職可耳，何須禮禮為？」先生曰：「不然，世有抗命廢職之子，皆因廢禮故也。儒朝望叩拜，皆定其省，出告反面，行之三月，自無與父母反骨之理。」顏子遺書，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，十一頁。「或言習禮自好，但有近優人演戲之疑。先生曰：『今日正坐不及優人耳。彼平時演定手足，扮出絲毫之差。學者終日袖手肅靜，臨事一切慚慚，顧以帝儀為恥乎？且以孔子之聖，而與弟子習禮樹下，朝廷之禮，前期旬餘習儀，士猶羞之，可以習行為羞，乾坤所以日非也。』」前卷，第十三頁。

「人持身以禮，則能得人之性。如吾莊肅，則人皆去邪戲而相敬，是與天下相遇以性也。此可悟一日克己（己）復（禮）天下歸仁之義。」前書，第十四頁。

「節法乾曰：『正心不是懸空說。』正，須常使心安頓在仁、義、禮、智上，不使引蔽偏向財、色、私欲上去方是。修身不是懸空

說。「修」須如夫子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方是。」前書，第十九頁。

「學習躬行經濟，吾俱本業也。舍此而書云，書云，請云，宋明之儒也。」顏李遺書習齋記餘卷六，四十頁。「讀盡天下書而不習行六府六藝，文人也，非儒也，尙不如行一節精一藝者之爲儒也。」存學編卷一，十五頁。

「人之爲學，心中思想，口內談論，儘有百千義理，不如身上行一理之爲實也。」顏習齋先生言行錄卷上，二十七頁。

「養身莫善於習動，夙興夜寐，振起精神，尋事去作，行之有常，並不困疲，日益精壯，但說靜息，將養便日就懦弱。故曰：『君子莊敬日強，安肆日偷。』」前書卷上，十六頁。

「人之心不可令閒，閒則逸，逸則放。」前書卷下，二十一頁。

「吾用力農事，不逸食寢，邪妄之念，亦自不起。若用十分心力，時時往天理上做，則人欲何自生哉！信乎『力行近乎仁』也。」前書卷上，四頁。

「志氣如刀，集義如磨刀，常磨則鋒芒常銳，不磨則鈍矣；一不義之事傷之，則刀摧折矣。」前書，卷上，十四頁。

「凡有所爲，無安坐而獲者，須破死力始得。」前書，卷下，二十七頁。

「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，便是聖賢一流。試觀虞廷五臣，只各專一事，終身不改，便是聖孔門諸賢，各專一事，不必多長，便是賢；漢室三傑，各專一事，未嘗兼攝，亦便是豪傑。」前書，卷下，十頁。

「人讀書只爲雜記耽閣許多，不知縱記亦無用。大要古書只管去讀看，不問能記與否；但要今日道理屬我心，明日那理屬我心，久之，吾心本體之明白現，光照萬里，所謂『一旦豁然貫通』者也，然須以清心寡欲爲本。」前書，卷上，九頁。

「或言讀書不能記，先生曰：『何必記！讀書以明理，是借書以明吾心之理，非必記其書也。今日一種書之理，開吾心，明日一種書之理，開吾心，久之，吾心之明白現，自能燭照萬理。譬如以蠶水培植花草，久之，本枝自生佳花；若以蠶水著枝上，不足觀矣。又如以蠶銀磨礪銅鏡，久之，本鏡自出光明；若以蠶銀著鏡上，反蔽其明矣。』」前書，卷上，三十頁。

「學求實得要，性情自豫，則心逸而日休；學求美名，便打點他人，則心勞而日拙，此固不透，雖自負讀書窮理，用功數十年，其實謂之一步未進。」前書，卷上，十四頁。